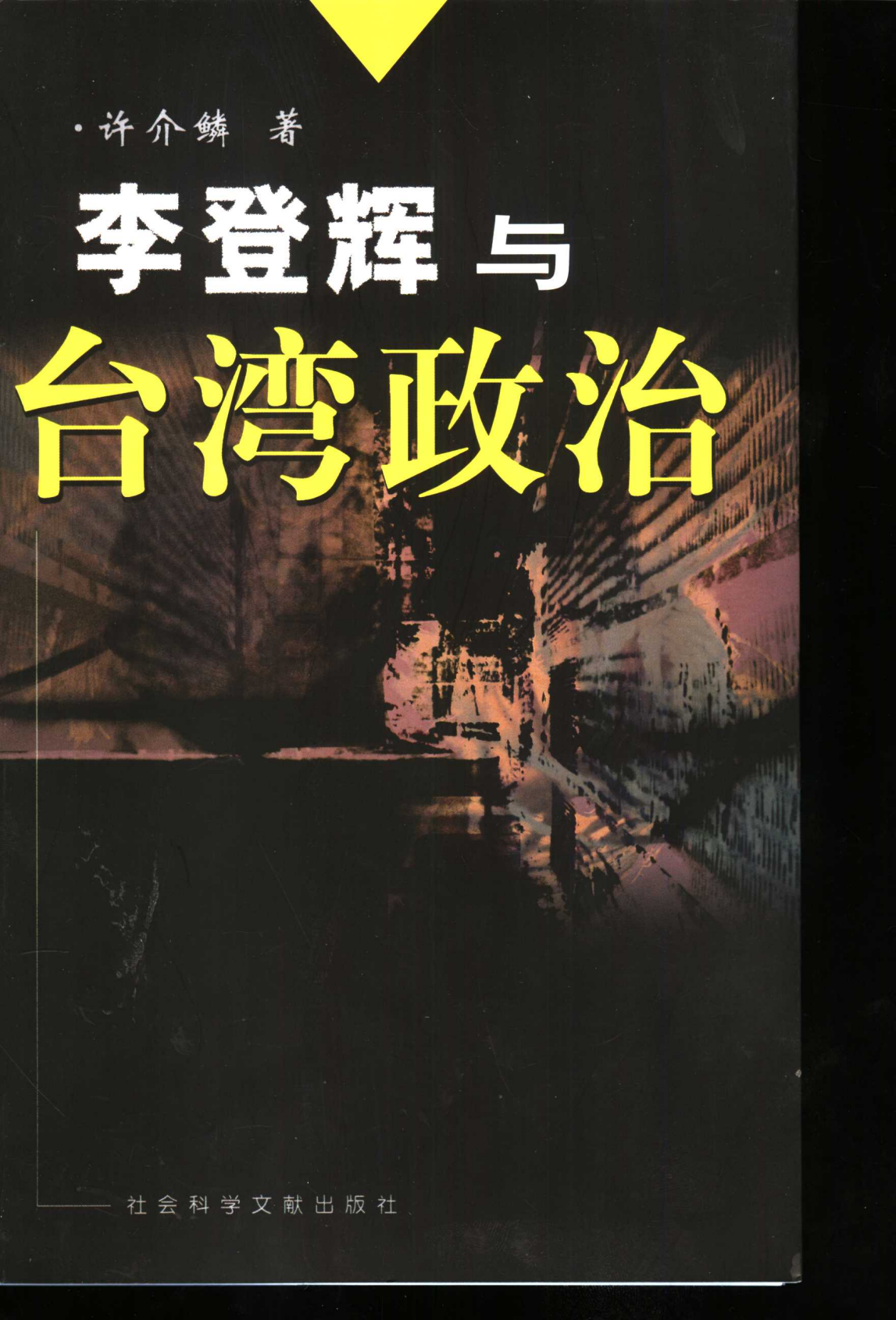




· 许介麟 著

李登辉 与 台湾政治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

李登辉与台湾政治

· 许介鳞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登辉与台湾政治/许介麟著. - 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2.12

ISBN 7-80149-830-5

I. 李… II. 许… III. 台湾问题 IV. D61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2532 号

李登辉与台湾政治



著 者: 许介麟

责任编辑: 陈文桂

责任印制: 同 非

出版发行: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(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)

网址: <http://www.ssdph.com.cn>

经 销: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排 版: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9×1194 毫米 1/32 开

印 张: 10.25

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149-830-5/D·139

定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台籍慰安妇卢满妹（右）刘黄阿桃（左）为“台湾论”污蔑台籍慰安妇的言论挺身抗议，说到伤心处，不禁放声大哭



揭发美国帝国主义



打倒日本军国主义



纪念为民族生存、尊严及土地而牺牲的原住民烈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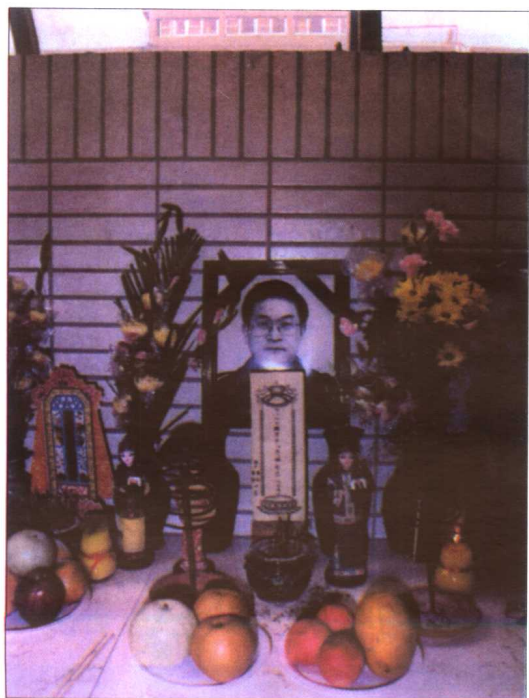
选举靠金钱与伎俩，「要拼才会赢」



台湾经营之神，台塑董事长王永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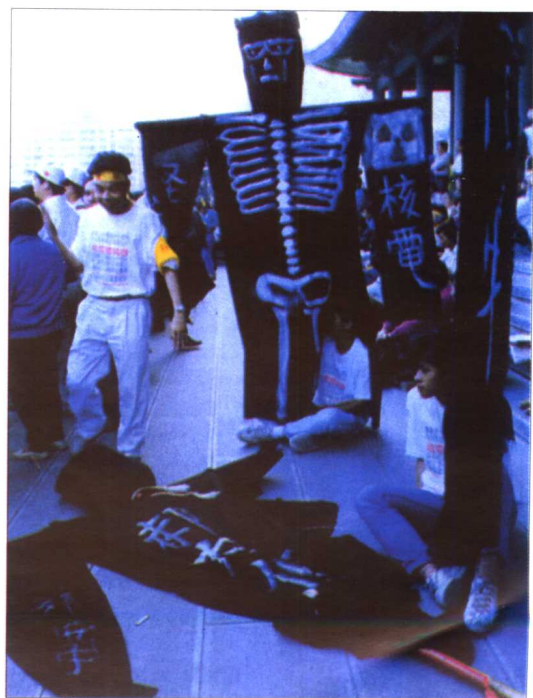
议会殿堂里，演“要拼才会赢”的连续剧



尹清枫的阴魂不散



黑幕幢幢的拉法叶军舰



台湾的反核电运动



中小学教员诉求工作权运动



屏东县民谴责官员侵吞爱心捐款



李登辉与宋楚瑜当年“情如父子”，现在如何？



怎么民众叫嚣“李独裁下台”，“李无赖！我无奈！”



怎么民众叫器「李皇帝宰工人」？

“李登辉请不要躲在暗房做藏镜人——乱吠”



前 言

我在台大政治学系念书时，仰慕日本尊重人权的宪法精神。1960年代留学日本，在东京大学攻读宪法，其间有印象极深刻而心情很沉痛的记忆，让我感到日本这个国家为什么这样不尊重人权？

1967年在日的台湾留学生柳文卿，因为参加政治运动，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台。柳君不愿意回台，在东京羽田机场咬自己的舌头抵抗，血流满地，惨不忍睹。日本官员还是抓住柳文卿，硬把他遣送回台。过了一年的1968年，台湾留学生陈玉玺，从夏威夷转到日本法政大学，又被日本政府强制遣送回台。陈君不是独派也不是统派，他只在美国参加反越战运动而已，他被遣送回台之后，坐了4年的冤枉牢，直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之时，才被释放出来。日本政府就是这样协助国民党政权，政治迫害台湾留学生，而被政治迫害的台湾人如惊弓之鸟，生涯一直缠绵着不安的情绪。

当时强制遣送台湾留学生的是佐藤政权，他对当时反越

战的日本学生运动也命令镇暴警察镇压。但是讽刺得很，“镇压反战”的佐藤荣作，竟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。

日本不尊重人权，从日本政府把外国人都当罪犯看待，也可以得到佐证。居住日本的外国人都必须捺指纹，但是依日本的法规习惯，从古代到今日，只有那些作奸犯科的罪犯才必要捺指纹，因此强迫外国人捺指纹，就是把外国人都当罪犯看待。从我留学的1960年代开始，看到很多外国人和日本的人权主义者，不断的有反对外国人捺指纹运动出现，日本也略加修改办法，但至今强迫外国人捺指纹的原则没有改变。日本国宪法强调尊重基本人权，但是教科书写的是是一套，日本的实际情形又是另一套。

日本有一个“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”的团体，会长是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。这个团体对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不满，特别对记述日军强制征用“从军慰安妇”提出抗议，说日本应该超越“自虐史观”，又对中日甲午战争、日俄战争记述为侵略战争不满，说这是战胜国美苏的历史观，必须加以修改而编纂新历史教科书^①。

这位西尾干二教授，于2000年3月台湾“总统”大选前，带着他写的一本厚厚而又廉价的“国民历史”，由“新闻局”官员陪同来拜访我。我诚恳地告诉他：“台湾没有什么 identity（同一性），台湾有的是 variety（多样性而富于变化）。”日本的媒体常千篇一律的报道，台湾人都是支持台湾

① 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會編《新しい日本の歴史が始まる》，东京，幻冬舎，1997。

独立，只有少数的外省人才支持中国统一，这种同一的看法是非常偏颇的，台湾的多样性富于变化才是比较健康的。我心里明白，“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”的西尾干二、小林善纪这些人，是来台湾寻找日军强制征用台湾慰安妇是“自愿的”证言，用来方便篡改日本历史教科书充当工具，另一方面也在调查李登辉之后的台湾，李登辉路线是否继承下去的问题。

我的论点：“台湾没有什么同一性，台湾有的是多样性而富于变化”，显然的不能让西尾干二教授满意。他回日本之后，又写了一本说“怎么可以容忍击溃国家”的书，内有一篇他的《台湾纪行》，对我的出身和学问随意捏造篡改。

首先，西尾干二教授说我是属于客家人，在本省人之中是旁流的少数派^①。这是他对我的出身无知而随便的捏造篡改。我的祖籍是福建省泉州晋江县，我的祖先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就移居来台，要说我是道地的“福佬人”也可以，因为我没有半点客家人血统。我可以用闽南话背诵“总理遗嘱”，但是我也会讲客家话，因为在日本统治末期，我随父母从新竹逃难（疏散）到中坜客家庄居住。就因为我会讲客家话，就可以捏造我是客家人吗？那么我会讲日本话，我就变成日本人了吗？我会讲英语，我就变成美国人英国人不成？为什么不赞同他们的主张，我就被捏造为客家人？

西尾教授强调台湾 2300 万人中，本省人占 86%，其中

① 西尾幹二著《國を潰してなるものか——憲法・台湾・教科書問題》，第 301 页，东京，德间书店，1917。

84%是闽南人，14%是客家人，“高砂族”（指原住民）只有2%。西尾教授甚至把外省人完全排除在台湾人之外。我虽然是占多数的闽南人出身，可是我认为把“福佬人”当着主流多数派，客家人看成旁流少数派是一种偏见，更不要说如何的歧视原住民和外省人，这明显是一种“多数暴力”的论法。

其次，西尾教授又捏造说：“许介鳞研究室所摆设的日本书籍，多数是左翼系的社会科学关系的书，最近的亲台湾系而压倒日本媒体的书一本都看不见。”^①西尾教授其实不是拜访“许介鳞研究室”，他拜访的是“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室”，院长室内所摆放的日本书籍，没有一本是左翼系的社会科学书，都是亲台湾系的台湾专家赠送给我的书，因为当代日本已经没有什么左翼可言，来台湾大学访问的都是保守派学者啊。西尾教授为什么要这样颠倒是非？不赞同他们主张的人，就给贴标签说是左派？

对一个认真做学问的人，西尾教授不敢正视。他说许介鳞是“留学日本取得学位的人”，却不说许介鳞是留学东京大学取得法学博士的人。他没到过“许介鳞研究室”，我的研究室满墙壁的书柜摆放各类的书籍，他从来都没有机会看过，却不肯老实地说他到的地方是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室，拜访的是许介鳞院长而向他请益。他害怕的是，许介鳞的学术权威压倒了他。然后捏造许介鳞是客家人，台湾人之

^① 西尾幹二著《國を潰してなるものか——憲法・台湾・教科書問題》，第302页，东京，德间书店，1917。

中旁流的少数派，许介麟是左派马克思主义者。对一个认真做学问的人，竟可以这样污蔑，也可见他们篡改的日本教科书是什么货色了。

在台湾“总统”大选前，的确有很多日本的媒体记者、台湾研究学者、战略专家、政客们，纷纷来台考察，他们忧虑的是选举过后李登辉路线是否继续下去？有些台湾专家和记者，毫不隐瞒地对我透露：“李登辉时代在历史上，是日台关系最好的时代。”“日本人都可以轻易地接见总统，世界上恐怕很难找到对日本这么友好的总统。”他们担心“李登辉以后，日本可能就没有这么方便了”。

我曾经是李登辉的“外交”智囊之一，也是“对日工作小组”的一员，召集人是当时的“外交部长”钱复。我们也做了不少推展对日“外交”的建议，有的是立即的建议，有的是比较长远的大计。例如我建议，李登辉接见日本外宾时，尽量避免直接用日语交谈，最好经由翻译转述，才不会给日本人留下言质把柄。但是李登辉听不进去，无论如何屈就都没关系，可能出自一心一意想访问日本的心切。于是，“驻日代表处”的首要工作，也都是为李登辉访日努力不懈，但结果是徒劳无功。

我当过两年的无给职“国策顾问”，实际上“国策顾问”是没用的东西，对“国策”只顾而不得问，每个月要参加动员月会，聆听官方枯燥的报告，我感到厌烦而干脆不去。我觉得李登辉缺乏历史意识，也不了解日本人称赞他的背后所隐藏的偷笑声，真令人感到心酸可怜！因为毕竟是台湾人吧，总无法体会日本人隐藏在内心的微妙而奇特的心灵世界。

在李登辉时代，我接触了很多到访的日本人。总之，日本人的嘴巴说“很感谢李总统”，但是从他们的谈吐眼神也露出“瞧不起李登辉”的傲慢。我认识的日本人当中，也有可以直接跟李登辉热线通话的，甚至指挥亚洲论坛研讨会的人事，但是可怜得很，本地的智囊却不能直接通话，必须经过“总统府办公室”主任转达。我发现李登辉缺乏独立的人格，为什么对自己人这么尊大，而对日本人就那么亲切谦卑？没有独立人格和自尊的人，当然被外国人瞧不起！

我是以“政治学”为学问，教了 30 多年的书，但是我从不参加国民党，也不属于民进党，更不是新党或亲民党。我不从党派利益的立场去思考统独问题，这样会失去学问的客观性和自主性。我不愿当“权力的奴仆”，宁愿当“学问的独行侠”，立志做好学问，甘心以“阳春学者”为终生。

我不满意“美国进口的政治学”，正努力确立“为学问的政治学”，适合台湾的“有血有肉的政治学”。我努力从台湾平民的立场，来看台湾的政治，看政治核心的“权力”如何运作，看台湾的掌权者，特别是掌握最大权力的“总统”，到底为台湾人民做了些什么？并用心留下记录给后人警惕。

然而在我的脑海始终有徘徊不去的疑问，李登辉掌权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来的？李登辉路线又是怎么形成的？为什么日本的台湾游说者，这么担心李登辉路线的后续发展？当然我也很关心日本右翼怎样影响李登辉路线？最后我判断李登辉路线会不会持续下去？这就是我写“台湾史记”第四卷的核心课题，敬请各位批评指教！